



翁源，广东韶关的一座小县城。82岁高龄的画家刘国玉一直在这里创作和生活。

初见刘国玉，其随性、幽默的性格便令人印象深刻。听闻记者前来采访，他连忙摆手：“采访就是聊天，聊着聊着就出来了，如果一问一答的话，就太像考试了。”于是，我们在聊天中完成了这次采访。

翁源有山，名为翁山。刘国玉自称“翁山山民”，又自嘲“留守画家”。除了青少年时期曾短暂外出求学，这位“留守画家”的足迹从未远离粤北这片土地。粤北本就偏远，而翁源小城更甚，刘国玉却说：“在我心中哪里都是道场，哪里都可以修炼，不一定要去艺术中心才能搞艺术。”

翁源还有一江穿城而过，名为滄江。退休后闲不下来的

走进翁山诗书画院正门，只见《全唐诗》里收录的邵谒遗诗三十二首饰之高壁，可以感受到一股浩然之气。邵谒是晚唐时期翁源的一位文化名人，也是唐代“岭南五才子”之一。他勤学苦读，为官刚正，并且关心百姓疾苦，是千百年来人们膜拜和效仿的对象，刘国玉亦视其为榜样。

翁源四周环山，高岸深谷，如坐井观天，刘国玉因此将其工作室取名“井观居”，并自撰对联“井底固寒几许清晖养道骨，观天无碍一声蛙鸣动星云”置于大厅。

刘国玉以诗、书、画享誉画坛。在他看来，文学和书法往往能赋予中国画以灵魂。凡是进入诗书画院学习交流的画家，刘国玉都会要求他们

在粤北翁源，著名画家刘国玉长期居此，远望翁山，近观滄水，一心精研、创作焦墨山水画，并自筹资金建立岭南地区最大的纯公益性艺术机构之一——翁山诗书画院。近日，他接受羊城晚报记者专访——

刘国玉：诗书画，缺一就不是真正的中国画家

刘国玉在滄江边上盖了一座翁山诗书画院。自2009年正式开馆，翁山诗书画院已走过十四个年头。十四年来，刘国玉的诗书画创作和生活起居都在这个“道场”中展开。

诗书画创作填充了这位耄耋老者的日常。每天要熬夜到夜里两点，刘国玉才会放下手头的工作。这么多年来，他已经养成了晚睡的习惯。“你们年轻人要想像我这样长寿，要做到三点才行，熬夜、抽烟、不吃早餐。”他的“养生之道”惹得众人大笑。

“子曰：君子食无求饱，居无求安，敏于事而慎于言，就有道而正焉，可谓好学也已。”儿时私塾老师的教导，让刘国玉当成座右铭奉行的大半辈子，每日粗茶淡饭，“生活真是越简单越好”。

不仅要会画画，还要会写字、懂诗词。

虽然年事已高，但是刘国玉仍然坚持读书和写作，并为自己定下目标：每天读书一万字，写作一千字。他看的书都是古典典籍，从先秦诸子百家的论著开始，按年代顺序一直读到清代，一轮结束后再如此往复。《诗经》《全唐诗》《古文观止》《四书》……一些重要经典，刘国玉甚至能全文背诵。

每天睡前是刘国玉固定的读书时间，在他看来，读经典是一件其乐无穷的事，越来越有滋味。每每到读尽兴，创作的灵感就会降临。刘国玉因而创作了不少古文诗词。“当你的阅读量有一定积累后，灵感就会自然而然产生，它是没有计划，没有预谋的。”

刘国玉身处边缘，从事的绘画门类也十分边缘，他以擅长画焦墨山水画著称。焦墨是中国画中的一种古老且难度高的技法，有人将它比作“蜀道”。传统水墨画讲究“墨趣”，又有浓淡干湿墨的区别。墨汁因为水的加入，在画纸上很容易呈现出由浓到淡，再由枯到干的层次变化，传统水墨画意境形成的关键正在于此。

焦墨山水画使用的却不是不加水的墨汁，除了黑色，没有其他颜色。洁白的画纸上，浓烈的黑往往能给人以庄严和力量感。然而，由于没有水的勾兑，焦墨在浓淡变化的表现上往往特别困难。

如何将焦墨山水画画得有趣而不枯燥，这非常考验画家的技法和表达。“一不小心就容易画得干巴巴的。焦墨山水画追求‘润’确实非常难，这也是我几十年来研究的目

翁山诗书画院共有七层，远远可见由刘国玉亲笔题写的“翁山诗书画院”六个字。开馆十四年来，翁山诗书画院已经成为粤北地区一个闪耀的文化地标。

相比于大城市，翁源的文化场馆和设施自然简陋许多。在这里，人们享受到的文化公共服务相对稀缺。“我的初心就是想建立一个永久性的文化基地，让我们的后代有地方去学习优秀传统文化，感受文化的熏陶作用。”退休后，在刘国玉的一手操作下，翁山诗书画院的雏形才慢慢

标。”刘国玉说。

长期居住在粤北山区，刘国玉对这里的山水有特别的感情。依画院北可望翁山，又有滄江绕画院窗而过。刘国玉常常登楼眺望，看山也看水。“山水是心中的山水，艺术是心中的艺术，但它们都来自于日常生活的观察。”他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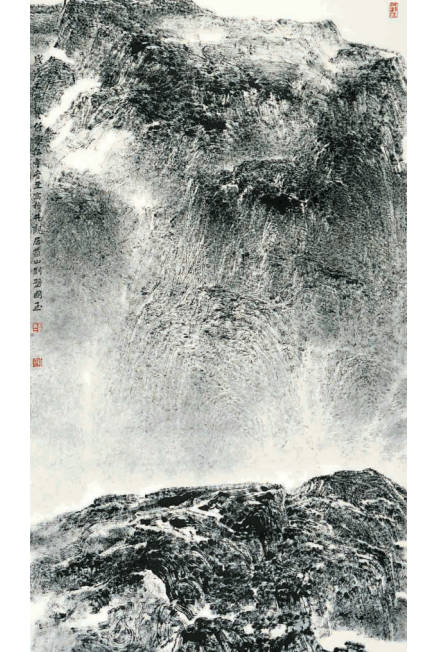
翁山诗书画院的展厅内展示了不少刘国玉的焦墨山水画作品。参观后就会发现，他的画作在布局上讲究大胆、创新，并非一定按照传统路径。同时特别注重题跋，一幅画的题跋往往不止一处，多的甚至有五六处。

这些题跋表达了刘国玉创作时的心胸、情怀，也对画面构图起着重要作用。在刘国玉眼中，可观可读是中国画最终的审美要求，任何规矩都是人为创造的，“不能为了效仿而束缚了手脚，每一代人都应该有每一代人的创造。”

显现。

翁山诗书画院总建筑面积近10万平方米，是岭南地区最大的由艺术家自筹资金建立的纯公益性艺术机构之一。它以继承、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为宗旨，致力于诗书画创作，兼收藏、展览、研究、交流等诸多功能，故名诗书画院。

“优秀传统文化对人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，越来越多的人走进文化场馆，接受传统文化的熏陶，这是最令我欣慰的。”刘国玉谈到，近年来他切实感受到当地社会风气悄然



望岳（纸本焦墨，97cm×180cm）刘国玉

发生着变化，向崇德、向善逐步转变。

在刘国玉的感召下，越来越多的诗书画家汇聚在翁山诗书画院，并在创作和交流中收获累累硕果，“翁山现象”因此蔚为大观。

著名学者、诗人、书法家陈永正先生在一次到访后，为该院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所感动，遂留下“国魂所系”四字赠予该院。“如今我已是一把年纪，任何事情都讲究个问心无愧。‘仰无愧于天，俯不忤于地’，做到这样就差不多了。”刘国玉说。

访谈 “一根筋”，执着于焦墨山水画

羊城晚报：相比于中国画的其他技法，焦墨的难度非常高。您为什么一直坚持画焦墨山水画？

刘国玉：焦墨既没有水分，也没有其他颜色，这是个难题。早先我什么都画，接触焦墨后只画焦墨了，别人说我“一根筋”。但我也不是自找麻烦，我选择的原因就是它是我们中国画中的薄弱环节，很少有人专门选择这个课题去研究和精进。这个薄弱环节怎么去攻破，使它变成一种优势，这需要一代人去努力。我希望通过我的研究丰富咱们中国画的艺术语言，要是我研究不成功，也有个经验留给后人参考，这也算是达成了我的目的。

羊城晚报：您认为自己算成功吗？

刘国玉：没有完全成功，“革命尚未成功，同志仍需努力”。

羊城晚报：在广东，画焦墨山水画的画家多吗？

刘国玉：是有，但比较少，专门研究焦墨山水画的人就更少，在全国来说都是这个情况。广东比较著名的有赖少其，他画过焦墨。另外，中国现代画家张仃也画。每个人画焦墨的方式方法都不一样，都是有意识去研究一下，但是并不深入。因为焦墨太难了，不容易出效果。一般的书画市场上，往往有颜色的、花花绿绿的画行情比较好，焦墨山水画一般人看不懂，欣赏不来。但是我的画不走市场，不追求经济效益，而是追求艺术、追求耐看。

羊城晚报：文学、书法等优秀传统文化对您的创作有什么影响？

刘国玉：我的主业是画画，诗词和书法是辅助。但是诗词书画等中国传统文化赋予了我丰厚的营养，是绘画创作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诗、书、画三者之间是相辅相成的，作为画家如果不懂得欣赏诗词，不会书法，那么他的画一定会减少几分韵味。我们常说诗中有画、画中有诗，同时，书法的笔墨精神也是不能缺失的，这也说明它们之间是分不开的。所以我认为，这三者缺失其中之一都不能称为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画家，更别提大师了。

名著识小

杨早 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

大圣斗法二郎神

《西游记》前四回里的战斗，写得最精彩的场面是大圣与二郎神斗法。我们可以看成小镇青年与实力“官二代”的比斗——大圣是石猴，不折不扣的底层；二郎神虽然跟玉帝舅舅不对付，尊贵的血统是换不掉的。

你看双方变化斗法，大圣变的形象：麻雀儿，大鹁老（鸪鹁），鱼，水蛇，都不是什么高贵的物种——不是他不会变，而是潜意识里的自我认同，更靠近这种随处可见的、食物链低端的物种。二郎神随意就变幻出压制性的物种来对付大圣所变：雀鹰，大海鹤，鱼鹰儿，灰鹤。

其中一个细节足以说明两神斗法的紧张程度：大圣变成的鱼，“似鲤鱼，尾巴不红；似鳊鱼，花鳞不见；似黑鱼，头上无星；似鲂

有感于思

阎晶明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

昆德拉也是批评家

米兰·昆德拉逝世，在中国文学界及读者中引起的反响超乎寻常。从中可见，历经30多年，昆德拉这个名字依然深入人心。由于工作和职业领域的原因，我读外国文学作品，尤其是当代的并不算多。米兰·昆德拉可能是唯一一位我读过其所有中译作品的外国作家。

昆德拉是名词术语的创造者，但每一个读到他发明的术语的人，都不会认为他是故弄玄虚，而是常常惊叹于他对隐秘人性洞察的精准，折服于他对世相体察的幽微，感佩于他对历史尤其是现代历史观察的深刻。他的小说给人带来的冲击，与其说是得自于人物形象和故事情节，不如说是他的观念、思想带来的冲击直抵人心深处，让人既感新鲜奇异，又觉熟悉自然。

本质上，昆德拉是一位批评家。他几乎是以批评家的眼光在观察周围的世界，又有能力借

拒绝流行

曹林 北京时事评论员

ChatGPT和各种AI大模型火了大半年了，我发现了一个现象，人们对AI的态度，已经从年初的兴奋猎奇，热衷于跟人的灵性作攀比，当成吟诗作对、炫耀才艺的“逗乐玩具”，到如今平静务实地看待：AI大模型到底能帮人类解决什么问题，它到底能在哪些人力不可及的问题上延伸人的肢体和智能？这是一种进步，不炫耀才华、不跟舆论撩拨的AI，是更成熟了。这既是AI大模型的成熟，也是公众AI观的成熟。

后ChatGPT的AI时代，这大半年是不是AI一直霸占在Chat-GPT的阴影之下呢？不是，各国的

夏日摸鱼

图/文 廖祖平

随手拍

在我们漫长的阅读里，曾有过海明威热、川端康成热、拉美文学热、法国新小说派热，“东欧文学”热吗？“热”的范围和持续时间呢？没有人统计过，但捷克作家肯定是“热”过的。同时伴随着小语种翻译者和出版人的呼吁与呐喊。

记得巴金故居刚开放的时候，我参观二楼他的书房，看到书架上有很多原版的东欧、俄罗斯作家的

随手拍

随手拍专用邮箱:ycwbwyb@163.com

昙花的话

尤今 新加坡作家

一群年轻的朋友谈及教育孩子之道，阿锦突然感叹说：“遥想当年，我犯了错，父母总是枪口一致，骂也好，打也罢，行动一致，他们让我明确地知道，必须为自己的错误承担责任。黑就是黑，白就是白，没有半丝混淆。可现在，妻子视孩子如珠如宝，骂不得，更打不得。孩子犯错，她这边厢骂，她那边厢抚慰，说什么你爸脾气坏，别

不撩拨舆论的AI

华。写评论、创意海报、吟诗作赋、唱歌、广告文案、谈情说爱，这些才华，就留给人类吧。大模型之大，应该在人力不可及的范畴去挥洒人工智能之伟力。

AI不炫耀才华了，更让人信赖。就像一个小孩子，可能在刚开始的时候，他们特别喜欢在大人的诱导下，或者出于好奇，在社交场合表演唐诗宋词，弹钢琴，表演各种才艺。随着长大和成熟，他们会越来越有分寸、边界和判断，知道什么才是自己的核心素养，什么是社会最看重的核心能力，知道不要为不属于自己的观众表演自己不擅长的东西，稳重扎实，在关键方面咬定青山不放松。

这也是公众AI观的成熟。

“枪口一致”

这时，阿眉开口说道：“夫妻枪口一致是不可违背的原则，不过，我认为，在实施时，手段可以软化，因为夫妻双方一起乒乒乓乓地发出子弹，孩子可能承受不了。我和先生约法三章，当一方教训孩子时，另一方就算是看法不一，也得保持缄默，事后两人才进行沟通。打骂过后，晓之以理的辅导，才是教育的重点。”

阿眉的孩子，温婉有礼——“种瓜得瓜，种豆得豆”，这是又一明证。

不知不觉

钟红明 上海《收获》杂志副主编

他不是“伤痕”作家

一位定居新西兰的大学同学分享了他的一篇藏头诗《鸪鹁天·藏头·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》：“生在凡尘俱可怜，命中注定必长眠。中间多少悲欢恨，不过中年不识愚。能有爱，承欢颜，受情困忧苦兼甜。之间迷醉痴狂久，轻似云烟重似岩。”

这一天，米兰·昆德拉逝世。1987年，景凯旋翻译了《为了告别的聚会》，韩少功翻译了《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》，它们都由作家出版社以“内部参考”的名义出版，国内的昆德拉热由此出现。这是我们最初读到的昆德拉的小说中译本。尽管后来他更多的小说被翻译成中文，研究文章很多，我也购买了其他的小说译本，但最初的这两本书，却在多年后令人记忆犹新。

从昆德拉的众多作品里，我们读到的并不是一个基于他曾经生存背景的“伤痕”作家，而是作家对侵蚀人类心灵的普遍弱点的深刻剖析，正如作家韩少功说过的：“昆德拉从政治走向了哲学，由捷克走向了人类，由现时走向了永恒。”

如是我闻

李雪涛 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

无根浮萍

我翻译的德国作家黑塞的小说《悉达多》出版后，有朋友来信说，没想到佛传还可以以这种方式呈现。我在解说中其实不断地在告诉读者，这是一部现代小说，尽管其中的场景被作家安排在了古典时代的印度，但它却充满着人的内在心灵与外部世界所存在的分裂与疏离。卢卡奇（1885-1971）认为，古典诗歌的时代，人们生活的先验本质系从无处不在的整体性构成，人和世界是统一的完整体，人们不断进行自我肯定，心灵与世界没有断裂。

现代性便是由于整体性的终